

已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936-0/Z·5

定价 6.95 元

目 录

慰问信及其他

我是来学习的	3
忆鲁迅先生	5
一封未寄的信	9
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	15
两封慰问信	20
给苏合作同志	24
他们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里	33
后记	36

华沙城的节日

华沙城的节日	41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50
古城克拉科	78
《灰阑记》	87
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94

后记	103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109
我们向全世界人民控诉	114
平壤,英雄的城市	117
在开城中立区	124
朝鲜战地的春夜	128
一个模范的通讯连	137
起雷英雄的故事	149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157
保卫和平,保卫朝鲜的母亲和孩子	168
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	173
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	180
后记	189
保卫和平的人们	
衷心的祝贺(代序)	193
入朝散记	198
忘不了的仇恨	206
金刚山上发生的事情	214
魏连长和他的连队	225
一个连队的生活	239
范国金与何全德	254
记栗学福同志	275
后记	295

谈契诃夫

前记	299
印象·感想·回忆	300
向安东·契诃夫学习	332
我们还需要契诃夫	336
谈契诃夫	341
安东·契诃夫的生平	346

大欢乐的日子

一封未寄的信(存目)	
两封慰问信(存目)	
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	371
充满敬意的祝贺	376
大欢乐的日子	380
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	384
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存目)	
给苏合作同志(存目)	
柏林一星期	394
忆鲁迅先生(存目)	
秋夜	410
一个秋天的早晨	414
纪念鲁迅先生	417
燃烧的心	421
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	426
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	445

援救罗森堡夫妇	465
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斗争	470
一件万分愉快的事	474
后记	478
附录 作家靠读者养活	481

慰问信及其他

《慰问信及其他》，一九五一年七月平明出版社出版。

我是来学习的*

——参加“文代大会”的一点感想

我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却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七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我不曾见过，可是它们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我看到的全是诚恳的、亲切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脸。我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七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1949年7月17日。

忆鲁迅先生*

从北平图书馆出来，我迎着风走一段路。风卷起尘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站在一棵树下避风。我取下眼镜来，用手帕擦掉镜片上的尘垢。我又戴上眼镜，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我在这树下站了好一回，听着风声，望着匆忙走过的行人。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够容纳下一个巨人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我说的是鲁迅先生，我想的是鲁迅先生。我刚才还看到他的手稿、他的信札和他的遗照。这些对我也是很熟习的了。这些年来我就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感到疲乏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我常常记起他那些含着强烈的、分明的爱憎的文章，我特别记得：十三年前的两个夜里我在殡仪馆中他灵前的情景。半截玻璃的棺盖没有掩住他那沉睡似的面颜，他四周都是芬芳的鲜花。夜很静，四五个朋友在外面工作，除了低微的谈话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文学》创刊号。

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恩惠，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那对青年们的真诚的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的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啊。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像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的确，这些年来他的慈祥的笑脸，和他在棺盖下沉睡似的面颜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我每一想到那灵前的情景，我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对我他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

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只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棵大树，就像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青年人挡住了风沙。

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个人想起他，都会立刻想到他的道德和他的文章。这是他的每个读者，每个信从者，每个研究者都永远记住，永远敬爱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宝物。这些用不着我来提说了。今天看完了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展览会出来，站在树下避风沙的时候，我想起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

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用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攻击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等到今天光明的中国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已经永闭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风一直不停，阳光却更灿烂地照在街上，我已经歇了一会，我得往前走了。

1949年10月11日。

一封未寄的信*

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朋友们要我在大会上讲几句话，他们叫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我逃走了。我不会讲话，站在台上我讲不出一个字。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不愿拿我的缺点折磨别人。那天离开会场以后，我走在街上，忽然起了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波动，我想写点东西，我想写一封信，我心里有许多话，需要找一个机会痛快地倾吐出来。我要写，我应该写。可是我一直没有功夫写。到八月初，我就回到上海来了。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可是在偶尔不拿笔、不翻书、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我会想到那一封未写的信，会想到那些我打算写信问候的朋友。想到他们，我就有一种负债未偿的感觉。未写的信常常来折磨我。我现在更了解“欲吐为快”的滋味了。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那封信写出来，不是为那些受信的人，而是为我自己。好比一个人在无意间受到了别人的恩惠，他当时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觉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文汇报》。

示一点谢意，也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对别人并无好处，对施惠的人更说不上报答。今天信写出来了（自然还是照当时的口气写的），可是我无法抄到那许多受信人的确实地址，便求《文汇报》副刊的编者给我一小块地位，发表这一封未寄的信。

朋友们：

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或者从没有读过我写的东西，或者刚刚知道我的名字，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认识你们，我认识你们的亲切、诚恳的面貌，我认识你们的简单、朴素的服装，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虽然你们中间有的人我还是初次见面，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我说我认识你们，虽然你们中间也有几位是我多年不见的老友，虽然我也曾听见别人讲过一些我并未见面的友人们的故事，可是我得说一句老实话，只有在最近，我才更清楚地认识你们。由于你们，我看见了一个那么广泛的文艺活动，由于你们，我才知道有人用笔做了那么多的而且那么直接生效的工作。我说用笔，还不是正确的叙述，这减少了你们工作的艰苦，你们中间，有的人用的是血，用的是生命。譬如说《第七连》的作者^①，《随粮代征》的作者^②，以及那许多我一时记不起他们的真实姓名来的。……他们为着崇高的理想（建立一个自

① 即丘东平（1910—1941）。

② 即高咏（1920—1942）。